

Field, Habitus and Capital: Bourdieu's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Family Education Practice

Xueting H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4, China

Abstract

Field, habitus and capital are the three core concepts of Bourdieu's social practice theory. In Bourdieu's view, the space of actor practice is the field, the logic of practice is habitual, and the tool of practice is capital. These three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cepts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tools fo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famil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actice theory, family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al practice occurring and affecting children in the family field.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amily education practice to analyze the guidance of the field of family and the habitus, and to explore and play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Keywords

field area; habitus; strategy; capital; home education

场域、惯习与资本：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及其对家庭教育实践的启示

何雪婷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江苏南京 210024

摘要

场域、惯习和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三个核心概念。在布迪厄看来，行动者实践的空间是场域，实践的逻辑是惯习，实践的工具是资本。这三对彼此紧密联系的重要理论概念为家庭教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从社会实践理论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是发生在家庭场域内为子女形塑惯习并影响行动的一场教育实践。因此，注重分析家庭场域、关注惯习的指引作用并挖掘和发挥文化资本的作用对家庭教育实践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场域；惯习；策略；资本；家庭教育

1 引言

实践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存在方式^[1]，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以不同的形式展开^[2]。实践对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实践理论有助于认识行动背后的逻辑和结构。关于实践理论有很多经典研究，其中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创造的社会实践理论围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和用什么实践等基本问题，从行动者实践的空间、逻辑和工具出发，建构了场域、惯习、资本三个关键概念以回答人类的社会实践问题。

2 问题的提出

家庭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实践活动。生活在家庭空间中的

行动者由特定的家庭关系网络来确定自身的位置，家长作为一家之长处于最高位置，子女则从属于家长。家长占据家庭最主要的各种形式的资源，根据他们自身的惯习系统，在特定时代背景的社会环境中，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空间并为子女提供教育和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家庭场域是指由家庭成员居住的物理空间及其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伦理道德、规则秩序、文化观念所组成的客观关系网络的集合^[3]。具体来说，家庭场域内蕴含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即亲子关系、夫妻关系、隔代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出了一定的支配性、从属性、平等性。因此，处于不同关系中的家庭成员表现出显著不平衡的差异，要想彰显各自内在的力量，成员之间可能以不同形式的展开碰撞、冲突、斗争和妥协。最终，这些形式的冲突与变化，将会推动成员间的磨合与重组，重新推动整个家庭的和谐统一。家庭场域既是成员互动和活动的生存空间，又是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长

【作者简介】何雪婷（1996-），女，中国甘肃秦安人，硕士，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久以来营造的家庭氛围和家庭文化的集合^[4]。

当前在家庭教育领域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理解家庭是如何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和社会化的微观机制上有一定的不足。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视角。运用社会实践理论分析家庭教育实践，有助于充分认识家庭场域教育形塑子女惯习的路径。

3 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场域、惯习与资本

3.1 实践空间——场域 (Field)

场域 (Field) 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作为一种空间的场域 (Field) 被定义为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实践就是在这个空间关系中发生。场域的客观关系并不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在场域内根据行动者的权力 (资本) 分布结构划分位置，行动者即是位置的占有者，又是该位置所代表的力量的占有者 (占有场内的特殊利润)。“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 (统治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 之间的客观关系^[5]。”从社会实践理论体系来看，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根据惯习的指引，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场所。

场域最重要的特征是斗争性。布迪厄用游戏来隐喻场域^[6]，一场游戏就是在一种共同约定的规则指导下由游戏玩家共同参与的一种关系活动。场内玩家各自根据手中拥有的资本数量依据规则参与竞争赢得更多的、更合理的资本 (权力) 组合，玩家的各项策略均由其所拥有的资本结构来决定。从游戏的隐喻来理解场域，在一个空间中建立在某种共谋关系上的参与者，在已经约定好的场域内部的规则控制下，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以争取将其已经拥有的资本利用到最大化或者根据惯习实施相应的行动策略以期赢得更多的资本。争取场内的利益是场内斗争的原动力。场域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场内的竞争，有竞争才有场的存在。场域特定的运行规则。不同的场域拥有不同的性质和结构，有的场域内竞争者们共同追逐利益，共同认定所追逐的利益是有价值的而且深信这个假设。有的场域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组成了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网络，即所谓的小世界。要想在这样的小世界中获得一定的位置和资源，就必须弄清场域的运行规则并有心灵层面的准备^[5]。

3.2 实践逻辑——惯习 (Habitus)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不完全是理性主导下产生的，人类依靠理智、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前因后果所产生的行为并不完全是实践的真实逻辑。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也是一种指导行动者在各项实践活动中的关键逻辑。惯

习是存在于行动者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一种技艺存在的、具有创造性的生成性能力。在汉语的语境中，惯习 (Habitus) 被翻译成一种性情倾向 (Disposition)，这种性情倾向表现为一种身体上的习惯性状态、倾向、嗜好、脾性。这种主观上的心态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性的特征，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难以轻易改变的心态结构。正如布迪厄所说，“Habitus 是客观条件的一个产物，它一方面倾向于复制客观条件的客观逻辑，但另一方面又使它遭受新创造^[8]。”惯习不同于习惯，惯习不仅是简单地复制由熟悉感指导的行事逻辑和应对机制，而且是行动者发挥主体性不断再生、重构、组合而成的产物。惯习指导着实践的同时又表现在实践上。

场域和惯习是一对关系性的概念，在关系的思维中才能认识二者。场域形塑了惯习，对惯习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惯习体现了场域的本质。惯习建构着场域。惯习把场域理解成一个充满意义、被赋予价值和感觉的世界，是值得行动者投入时间、尽力去参与的世界。惯习内化到行动者身上，行动者根据所处情境的变化而进行调节。行动者的惯习一旦适应了他所在的场域，由此产生的实践感将帮助他灵活地应对场域内的各项事务，这是一种自然化的、无须刻意地应对方式，是行动者根据他们的熟悉感认为应该做的他们做的就是他们认为对的事情。行动者遵循的是一种“游戏的感觉”^[9]。

3.3 实践的工具——资本 (capital)

资本在经济学的语境里是指资本家占有、并用作剥削手段的生产资料和货币。经济理论所承认的资本被简化为一种建立在追求利润的最高值基础上的商业性的交换。这种经济交换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是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作为资本的劳动在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团体占有，并通过这种劳动凭借具体化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由资本作为一种运作规律的世界，其运作不是轮盘赌——一种完美竞争或机会完全均等的游戏，为短时间内参与游戏的人提供了胜利的机会。真实的社会世界是由历史积累起来的，也是有惯性的世界，既有继承权也有固定资产。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时刻实际上是连续的，每一个行动者手中的资本都是与前一个时刻紧密相关的^[10]。因此，每一个时刻任何人都是历史的集合，他们并不都具有同样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从时间的层面上看，资本实际上呈现出了一种强制性的特点并借此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控制其自身地运作和生产。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经济形式在一定条件下都以表现为绝大多数物质形式的资本。经济资本是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文化资

本能在某种条件下转换经济资本,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社会资本以社会联系组成,并在一定条件下被转换为金钱,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

资本依赖于它起作用的场,并以昂贵的转换为代价,只有完成这种转换才能在其他场域起作用。这就意味着,资本一旦离开它运作的场域,可能出现某种不恰,原资本如果要在新的场域中仍然产生功效,就需要实现某种转换。

4 社会实践理论对家庭教育实践研究的启示

按照实践理论的说法,家庭教育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是主动施行教育者和被动接受教育者充满策略性地相互竞争过程。场域本身虽然没有明确的规范安排,但实际上场域中存在显性和隐性的一套规范作为一种场域的结构对场域中所有的行动者都产生了制约的作用。但是,家庭场域不同于其他场域的特殊性在于行动者之间较弱的竞争性和较强的伦理性^[1]。场域内的行动者在场域内根据自己的位置和能够运用的资源与惯习去选择实践策略,因而,不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实践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根据上文中对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研究,在对家庭教育实践进行的研究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启示。

4.1 关注家庭场域分析

家庭场域是融合了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与组建家庭前双方行动者独特家庭文化的特殊场域。因而,不同的家庭场域都遵循着一种运作逻辑,但同时又有共性的特征。家长成为承载这些规则、秩序和文化的主体,并在养育和教育子女的实际活动中构成了一种文化传递的逻辑。具体到家庭的实际活动中,家长将特定的惯习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子女在日积月累的经验积累中继承并发展出了一套惯习系统,根据这套惯习产生相应的行动策略,生成了实践的熟悉感,被带入到其他场域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关注场域的力量构型,尊重场域的运行规律,将有助于提升家庭教育实践的有效性。

以劳动者家庭为例,劳动家庭以主干家庭为主,呈现祖父母—父母—子女三级阶梯式的权力结构分布特征。这类家庭场域以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家庭伦理为运作原则。父母在教育子女的实践中常以某种道德说教和严令禁止的方式、严肃责怪的语气与子女进行生活和学习的互动,这常使子女在家庭场域中处于被安排好的特定的位置上——作为孩子就应该有孩子样。家长愿意从大局出发共同维护家族声誉,场内的斗争中始终胜出的是家长,但这种斗争性和争夺性比较微弱。实际上,劳动家庭行动者间形成了一种以传统父权

为核心的关系网络构型。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界限分明的特征,在以此位置关系为前提的条件下,家长与子女的互动不超出一定的伦理规范,充满了妥协和忍让的特点,因此子女往往害怕犯错、不敢承担责任、缺乏信心、不懂及时和正确地表达情绪。场域的构型及场域内各位置占有者的关系,形塑了子女的惯习系统,并在日后的各项社会实践中产生影响。

4.2 聚焦惯习的分析

惯习与行动者的实践时刻相伴随,在长时间的实际活动中建构了行动者的某种风格,同时帮助行动者获得一种熟悉感。家庭关系中隐含的资本结构、惯习等通过长时间累积、日常互动的细节和方式等途径被内化到家长和子女的身上,进而使家长和子女都形成了某种稳定的心态结构。这种惯习促进家长和子女在一般情况下都将采取已经熟悉的行动策略的倾向。

社会对家庭教育有共同的要求,但每位家长在教育子女的实践过程中都持有独特的教育逻辑,这种逻辑实际上是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社会学习形成地一种模糊的实践感,也是与社会结构并存运作的秉性系统^[2]。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养育观和教养模式的研究中,中产阶层家长普遍拥有较高教育水平,家庭教育普遍重视文化资本的传承,培养子女的阅读习惯,给予子女充分的自由和尊重,与子女之间平等地交流看法,沟通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摩擦,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为了给子女最好的陪伴。普通的劳动家庭主要秉持自然成长型的教养方式^[3],家长更多以权威的形象管教子女,更少和子女平等交流,家长在具体的教育细节中很少尊重子女的想法,将他们主观上认为对的事情强加到子女的引导中,子女更容易表现出畏惧心理,进而保留自己的想法。

4.3 挖掘并应用文化资本

家庭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是一种影响场域力量构型的资本形态,既可以对行动主体产生有利因素也可以产生不利因素。中产阶层家庭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本,通过较高的教育期待,有意识地通过潜移默化地方式培养子女的阅读习惯和爱好,给予子女充分的陪伴和支持,在平等、尊重的理念支持下与子女互动。劳动者阶层家庭文化资本是众多稳定的家庭背景因素中最可能的能动性因素,文化资本也会帮助底层实现社会升迁性流动^[4]。劳动者阶层家庭父母虽然无法为子女提供学习方面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也无法参与到指导子女学习的实践过程中,但他们可以重视子女教育,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待,激发子女自身内在的源动力。父母在日常生

活的实践中通过各种途径,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学习更合理的教养方式帮助子女认识学习的重要性,鼓励子女兼顾其他方面的才能,尽量为子女提供学习的场所和工具,在忙碌的工作之外挤出时间陪伴子女。此外,劳动阶层父母也不必摒弃具有自身特点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勤奋严谨、不折不挠、专注投入的态度和精神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心性品质和惯习结构。只有在父母和子女的努力之下,才能够激活家庭具有的文化资源,帮助子女实现教育和职业期待。

参考文献

- [1]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2] 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3]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再制与社会再制[A].厉以贤,译.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集[C].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
- [4]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
- [5] 李天燕.家庭教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 [6]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 [7] 包亚明.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初探[J].社会科学,1997(4):70-73.
- [8] 程猛,康永久.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J].中国青年研究,2018(5):68-75.
- [9] 程猛.向上流动的文化代价——作为阶层旅行者的“凤凰男”[J].中国青年研究,2016(12):91-97.
- [10] 洪岩璧,赵延东.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社会学研究,2014,29(4):73-93+243.
- [11] 谢爱磊,洪岩璧,匡欢,等.“寒门贵子”:文化资本匮乏与精英场域适应——基于“985”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的追踪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16(4):45-64+185.
- [12] 宫留记.场域、惯习和资本:布迪厄与马克思在实践观上的不同视域[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76-80.
- [13] 田丰,静永超.工之子恒为工?——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与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J].社会学研究,2018,33(6):83-101+243-244.
- [14] 余秀兰.从被动融入人到主动整合,农村籍大学生的城市适应[J].高等教育研究,2010(8):95-103.

(上接第133页)

的课,原意上你的课^[1]。

第二,加强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初中的历史课程,已经开始并逐步强化学生对历史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的培养。面对一段材料、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如何全面地归纳、分析、评价这些,这是一个初中学生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同时,这种能力也是其他学科学习过程中所必备的。但是,由于学生不重视历史学科,所以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就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点面结合来对这方面进行引导、渗透。

第三,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

学习历史,除了要重温历史,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如何认识历史,如何寻找闪光点来照亮自己的人生,使自己找到人生的向标。现在的学生大多生活环境都比较优越,他们对于感恩、珍惜、尊重他人等观念感触不强,尤其是正处于

青春期的中学生,而这一阶段却是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因而,在实际的工作中,通过一些典型实例,要不失时机地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4 结语

课程建设是当前教育改革重要内容。学科建设实践的探索和思考,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必修内容。只有重视学科建设,在自身的事件过程中敢于创新,才会有发展、突破。

参考文献

- [1] 常俊红.网络环境下初中历史教学思考[J].课程教育研究,2020(31):39-40.
- [2] 董敏.用“素养”提升“素养”:历史课程建设的行与思[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20(17):26-29.
- [3] 魏献策.中学历史教学中社区历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方法与途径[J].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0(1):37-38.